



元豐類案卷之三十四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
編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
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
郎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度務至
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產以租庸調
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來其政最
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率之

有條其体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
皇之世迺考尋舊章著之簡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
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
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
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
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言甚倍信可謂善於
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李明皇自撰
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
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
臣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

國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
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以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
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太平之
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迺自禁中鏤版
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
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就列皆知其
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
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學為職宜畧知
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
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尚
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

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逃干冒宸嚴臣不任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群情顛顛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原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

世之事其散又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意言家之大休則理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於貧賤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衡竊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群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迺然遠御收臣於滯澗至於撫慰之私願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

得雖滅身碎首不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
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
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
以堯王之治天下又有典籍以為當世之法傳之後嗣
使未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
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
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
家又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又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
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婦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
治官之意訓告群臣全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
為之制始為之防故經傳三百且以儀三千所謂經札三

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
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特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
度闕而不圖蓋遠莫如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
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
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
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
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變數宜有所自故上稽
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資諸當
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
正然後位之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正

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彙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經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實又其
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購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
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衆撥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
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發勅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歲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
竊不自揆於六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雖
以書盡伏望聖慈許臣上啟敷奏使臣得披腹心
以得前日之委言固萬分之一有是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俯伏待命臣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
所不敢違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
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愛
君嚮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繇臣之銜鬻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鄙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
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
下處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
不能克堪今臣第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
行願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共子職而抱
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
通水踞願潁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
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潁州一任竊恐願臨到任
未久無例為臣移易緣若以願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願臨任滿交割臣
憊寘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願子母
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
哀憐聽言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眾
之材徒於輦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
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片善人
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藐在外服有深忌積毀之
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側行
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詞得徹於巖廊

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駑鈍願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睿言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芥之漏頭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折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

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庶幾越千載而虛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兼聽庶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凶數轍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遘法坐之嚴疑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涓涓更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幾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師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寔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曰孜孜大有為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外則經營四方如臣

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廢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響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華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佞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脩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衆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鞏添展期限緣五朝典章本末閎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

能兼况今來進本裝寫並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
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不問辭錄有韻更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乂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曲直所繫如此逮至漢興

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彛倫糝數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瞽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瘵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必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授中書舍人舉劉放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克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放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放所長寔允茲

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放所長寔允茲

荔枝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

古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
 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
 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屬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
 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
 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
 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者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
 五七日飯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為常品相
 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

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蠱猛獸之害而唐夫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後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願以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王使田夫野叟徃往屬轂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安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動且煩乘有勞人費財之患而備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

已而每歲貢入少常至冬去其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媿又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宴約旁近州各檉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克庭宴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

元通五類卷三十一

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夔家紫種自陳紫宴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宴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宴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為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

福州惟一木玳瑁紅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疏黃以色類疏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二一作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彎曲如瓜牙而無刺核出興化軍然不常有水荔枝葉多而淡出興化軍密荔枝以其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澁海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品帶双寶真珠荔枝團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老者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家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家宅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重荔枝五代時

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叙頭荔枝顆紅而
小可施叙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
中元紅實特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
熟德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嘉
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
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
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州宅堂前我元紅
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國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禮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過
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於

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數量加回答檢會熙寧六年
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
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
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
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答臣今有
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焉通
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
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
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
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
興自建隆以來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

望其中間厭於強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
陛下即作聲教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
難不虞大海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
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
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息禮其
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饒所以宣達陛下寵錫
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費其所
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
用為其酬幣其使一舟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
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贊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
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皆各有圭璋及其卒事則皆

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蠻夷使來邦域之臣與之
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所以為貴此
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贊如古之聘禮還其圭璋此
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贊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
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
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
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
贊以明守禮而不敢喻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
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
遇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資其所有以明
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三
一作十萬受之者

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十餘州
當皆有費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費則恐未及
有餘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費則之不足
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
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費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
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
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
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費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
與以及於察其未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
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
帝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恐其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
也至愚非敢以是為庶誠以相接蠻夷示之以輕財重
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
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
惟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備撰又奉聖旨專與
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備
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祇
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
祭遇况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
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

這遇者無幾則臣稍享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窮日夜億精思不敢忘須臾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願以揚廣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

日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况五朝舊史皆累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為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趨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呂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又臣之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寢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听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悃羅臣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听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

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
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五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六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
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
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
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
嫁之累拍拘蚤疾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
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
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
之所屢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

元豐集卷三十六
環材珠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
謀施之有效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
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群材貌是羈孤最爲滯拙仰
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鶩之贄察其
素學來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
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
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
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
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

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清高明已
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
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
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敘謝其爲私計豈
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
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爲邦
國善保寢興

田傳侍講啓

鞏啓伏審祇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
德粹冲受材闕廓遘盛辰而開迹席膺仕以陞華善政
流風以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

言特膺迅用從容帝懷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
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遊遽先流
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
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
因著書而自見踈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
譴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
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申報德激哀殘之
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復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
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石聳於伏念輩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負不得已則俗事
皆當自謀族無所容則世入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
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為之懷忘後進之至微假溫類
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請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
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其於矜憐且使受田之
獲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之助於子弟乃
丘山之息况此餘麻可均繳族雖遠台坐常注愚心復
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
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
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

之期凡歷敵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碩惟私計當議遠
遊世俗險巖豈諳身之不熟性靈疎拙定謂臨之可憂
未卜趨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觀解文首蒙奉選伏念筆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志
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
排患難艱危流離顛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
碩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匪素懷仕
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
首登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于黨之空疎皆自單平得
蒙收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獎士倫
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嘘
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拙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
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禄謝中賢良啓

右輩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
是維高選采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嚴而
瞻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群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体
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蒙狂記仰
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美

林無出玉璞混成遺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第榮
科於秋發蚤邁等倫陞臨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龍
之麗藻利架鰲之私局果被明綺式符輿頌方展騰書
之好遠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摛退深感載

與北京韓侍中啓一

右聖啓伏念鞏頤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敕封之云始望
仁境以非選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歎以絨膝之
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治慎振紀綱之弛壞竟
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進達屬高
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又有祺祥來寧動履伏以留
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任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
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
已書在宗彛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避
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巖石之望趣正衮衣之
歸敢冀上為宗祊善綏寢饋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家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
思於追胥尚侍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
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閩而候問不通於幕府
仰繫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肅伏惟順
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
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動勞著於邦家功

德施於社稷方且歛嘉謀於一面爵群望者五年郭令
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
豈伊最質獨注微誠伏惟
上為宗祊善調寢餼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部
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
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以明擢
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
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遊侍從
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永遠貺於珍函第仰

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啟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允在生靈孰不慶幸
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強
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
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
常之畧方且誼形王室盡邠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
曹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群能躋世太和與
人休息使雨賜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虫魚皆當蒙惠聲
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
序願茲舊物自慚簪履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

其為忻抃宴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頌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
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宴愚冥之
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
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
違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須
條多預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克懷材間出
之更當世之用自結明王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
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間燕之宜自請蕃宣
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為廟朝善綏寢饋禱

頌之至序述寧彈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鞏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
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久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
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之一毫之祚既不能明國家遠大
之躰為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
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
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
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
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箴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
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

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觀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
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著察行應準繩兼文武
之閎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
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
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跡以序進群能
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為拯救瘡痍之要以
安靜為休息疲瘵之端結駘歛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
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絕
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

羣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齟齬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
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門闈以欣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

右鞏啟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撫
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
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桓榮之
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
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宴要塗之漸
佇躋法從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成命分符海徼
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遊之末其為欣慶曷
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臚仕以彌優簡清衷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治於民謠恬退之風足用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勅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之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夙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齡願是孤生最爲遠迹雖逢辰

之難得獨揣已之無堪故群材銜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騁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輿之東偏浮海之航舛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應密屬此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賴兼容之度草茆之質使遂於向陽菽水之歡許伸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

誓在靡捐用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閑伏惟慶慰恭以致政
宮保大資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三朝
而遇主謹言大論者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潘服引年
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閔
有官職之勞躡陞諸家之華退遂家居之樂門開祖帳
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諧於素
志寔何愧於昔人鞏密荷陶鈞與游門館觀大賢出處
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忻躍
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因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日十六日到任二訖
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之異能燭理甚疎蓋聰明之難強
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器使茲者緣
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就庭闈而
甚便夫何蕞質迺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以廣愛之心
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致是顯愚及於
推齒慰倚門之望以出於延鑿謝推轂之言敢忘於策
勵庶收薄效仰荅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

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通牋記
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寔為幸會
今者抄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
喜伏惟某官言為著日祭行應準繩茂勤烈於二朝尊儀
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公之壽而臧求
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與禱頌之誠敘陳罔既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六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七

格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學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講
學士敏識兼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貴名玉
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自結於
主知特啓書筵密隣禁戶九將急就之字已賴發明廣
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塗方喜托於
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燁如黼藻實駁於彌文沛若江河
受敏於善下其為感幸曷罄敷陳

興定州韓相公啓

右畫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速通
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諸生
之列請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敢
循牋記叅侯之禮庶幾將心誠飢渴之勤載省孤寡實
為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仰惟吐納之宜
無爽燕間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為著蔡行應準編茂
芳烈於三朝登儀刑於四海韓侯之條革金厄暫殿方
維周公之衮衣綉裳佇還釣軸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寤
用精頌之誠叙陳罔既

省韓相公赴許州

人而飭駕百靈奔衛且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
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為人傑行備天常出堯舜之
盛時紹常平之慶闕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
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
屢辭於桀桀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閩之勤便
易鄉邦之便條革金厄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
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鞏處勢多奇誤知景久
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微引脰求懷已動掃門之喜更
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

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誅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典運經
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
體要財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彌積年之希濶所以訓
齊群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
獻納尤慎選掄如輩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
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顯忠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廣
博爲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
且夕晚逢真主獨賜誤知以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
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訓詞豈諛能之可稱
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寔於論思揣已以漸瘵官可畏可
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伏一過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
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村誼在丞君故身招於衆後致
茲頑鈍獲備甄收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答知人
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祗奉詔恩揔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
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喜
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尤異果膺
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擢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
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輩獲分郡寄得
與公麻幸喜之深叙陳詞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輩伏念輩夙惟孤質最高誤知屬仗節以未思得通
名而觀止辱為殊礼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願訪軫
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楫憫匱乏於騰裝則期
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
數去遠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亨洪休於
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闕郭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
條對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
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輩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前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
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撲滅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

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未成伏以運使郎中
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
使者之節旌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長貨財拊勞
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
為朝廷善綏寢鍊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輩伏審祗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
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
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諳然時名籍甚官用視
年之豐耗已寔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獄繫使仁
聲之既治則囂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升法從在

於公議寔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庇喜趨風之甚
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時調護其為禱頌
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祗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
材闕遠植性粹冲風猷為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
果用詳刑之果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
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方且知緩
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
以猶稽寔輿誠之所係鞏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
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宜丁諒福履之保和

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叙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古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
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闕顧合德粹純壯京國之
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蒞集林祺典册衮衣斯
履一作履三公之位旂常鼎彝當傳萬世之功鞏祗服
歲遠遠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弥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石鞏伏以歲祀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萬
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合純粹屬四方之係望
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彝故祚宗廟之器功在王室是

為杜稷之臣順獲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典冊復登
胡於嚴廊鞏限守印章阻越摘昇仰望威重不任禱頌
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右筆竊審祇被明綸進陸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資
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循踐機衡之
要地方兼榮於祿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維上豫
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季於甘盤廼陞宗伯之職居貳
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元勳威德之
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未錄依歸滋劇
慶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筆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自
便退藏莫馳竿牘之間敢期賜教出自過息形意爰之
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
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鑲肺肝惟假息於便蕃
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司憲侍中行
應準繩言為著具蔡肩一心之忠誼滿三后之謀謨安社
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布在管絃方且舞
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人諫方叔亮壯元老
之散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諸華
表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筆啓伏念筆父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
書以此亦疎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尚記
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
堅蕪度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重誼難忘
但注仰於門闌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
歷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情頌之誠指陳難既

三、回亳州知府諫議伏

右筆伏念自遠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捐
示人爭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亦動之勤至於曠絕
竊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芳問下華棧致恩勤於親

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為榮操若松筠貫四時而不改
以慙且感欲報莫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出臨屏翰始
敢澄茅心之至懇且竿牘之常儀以曠曠疎覲象開察
蓋天時之送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閣之初優渥甚
樂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履之宜鑲撫名城暫委承流
之寄旋歸宰路好膺圖舊之求更進上為宗枋善調寢
饋情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秋

右筆啓伏念筆仰高所至馳思為深恣勢之殊屬言以
進狂過息之特厚流章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維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護而士品之微顧材賁而安

稱其為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導道
塗之易詢采於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
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
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簿書
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穴之幽深率皆受賜
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播遠用行
及伏惟導時之順養無以恬廢允與入之情不遠拙者
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輩比者抵命守邦消反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
冒之餘竊輦才不逮人季多泥古久備官於冊府徒竊

食於累朝茲假便真緣私請伏遇某館仁為任克美
在躬素自結於主知乃出宣於使指敏時利澤播在東
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頌忝屬城之任實諧德宇之依
尚阻忝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魯侍中狀

右輩伏念自遠門闈存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雖
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特賜
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
臧屬寔近之在辰惟燕間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
素推仁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蒙刑於王室
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行以窮年坐優

游而進道，矧厥孫之有後，繼周公之拜前，阿衡之格于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具職詩祿，父子之功。方願壯敵陰，裨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後與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請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息。豈謂某人，狎枉緘封，曲垂獎借，言為黼藻，飾陋質以為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為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詎而燕居之多，適專保攝用，守際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為生民之著，自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敘，彛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鞶方，祇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為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行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鞏限此守邦末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脩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鞏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州浸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惧莫副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矧獎飭之喻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鞏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為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取於寡

之中假以踰涯之寵前專史筆遂掌訓辭惟清切之近功實論思之要地方驚胃屢良用快頽未遑創墮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為感佩曷罄敷陳



